蜀山劍俠傳/0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七回　逐洪濤 投江遇救　背師言 爲寶傾生

下一回▶

話說陶鈞正奇怪素因女尼喚他的乳名，忽見有一個如匹練般的白光飛往戰場，陶鈞疑心她用飛劍去殺許鉞，嚇了一跳。回頭往戰場上看時，這兩個拼命相鬥的男女二人，已經有人解圍了。解圍的人，正是盼穿秋水的師父矮叟朱梅。不由心中大喜，趕將過去，同許鉞跪倒在地。素因原疑瑩姑情急放劍，知道危險異常，便飛劍去攔。及見一個老頭忽然現身出來，將瑩姑的劍捉在手中，不禁大喫一驚。定睛一看，認出是前輩劍仙矮叟朱梅。自己還在十五年前，同師父往峨眉摩天崖去訪一真大師，在半山之上見過一面，纔知道他是鼎鼎大名嵩山二老之一。因是入道時遇見的頭一位劍仙，他又生得好些異樣，故而腦海中印象很深。當下不敢怠慢，急忙過來拜見。

起初瑩姑同許鉞殺了兩三個時辰，難分高下。瑩姑到底閱歷淺，沉不住氣，幾次幾乎中了許鉞的暗算，不但不領許鉞手下留情，反而惱羞成怒。素因注意陶鈞那一會兒工夫，許鉞因爲同瑩姑戰了一個早晨，自己又不願意傷她，她又不知進退，這樣下去，如何是個了局？便想索性給她一個厲害。一面抖擻精神，努力應戰；一面暗想誘敵之計。瑩姑也因爲戰久不能取勝，心中焦躁。心想：「這廝太狡猾，不給他個便宜，決不會來上當的。」她萬沒料到許家梨花槍下，絕不能去取巧賣乖，一個假作聰明，便要上當。這時恰好許鉞一槍迎面點到，瑩姑知道許鉞又用虛中套實的招數來誘敵，暗罵：「賊徒！今番你要難逃公道了。」她算計許鉞必定又是二仙傳道，將槍交於左手，仍照上次暗算自

己。便賣個破綻，故意裝作用劍撩的神氣，把前胸露出，準備許鉞槍頭刺過，飛身取他上三路。誰知許鉞功夫純熟已極，他的槍法，所謂四兩撥千斤，不到分寸，絕不虛撤。他見瑩姑來勢較遲，向後一退，陡地向前探劍，猛一運力，槍桿微偏，照準劍脊上一按，使勁一絞，但聽叮叮噹噹之聲。瑩姑撤劍進劍都來不及，經不起許鉞神力這一絞，虎口震開，寶劍脫手，掉在地上。同時許鉞的槍也挨着一些劍鋒，削成兩段，祇剩手中半截槍柄。許鉞更不怠慢，持着四五尺長的半截槍柄，一個龍歸大海，電也似疾地朝着瑩姑小腹上點到。瑩姑又羞又急，無法抵禦，祇得向後一縱，躲過這一招時，許鉞已將瑩姑的劍拾在手中，並不向前追趕，笑盈盈捧劍而立。瑩姑見寶劍被人拾去，滿心火發，不暇顧及前言，且自報仇要緊，便將師父當年煉來防魔的青霓劍從懷中取出。許鉞見瑩姑粉面生嗔，忽從腰間取出一個尺多長的劍匣來，便知不妙，未及開言，那瑩姑已將寶劍出匣，一道青光，迎面擲來。情知來得厲害，不及逃避，祇得長嘆一聲，閉目等死。

正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忽聽「哈哈」一聲，好一會兒不見動靜。再睜眼時，祇看見那日江邊所遇的矮叟朱梅，站在自己面前，一道白光匹練般正向那個少年女尼飛回。敵人所放的劍光已被朱梅捉在手中，如小蛇般屈伸不定，青森森地發出一片寒光。這時素因與陶鈞都先後來到朱梅面前拜見。許鉞纔猛然想起，不是朱梅趕來，早已性命難保，自己爲何還站在一旁發呆？便連忙向朱梅跪下，叩謝解圍之德。朱梅見衆人都朝他跪拜，好生不悅，連忙喊道：「你們快些都給我起來！再要來這些虛禮末節，我就要發脾氣了。」素因常聽師父說他性情古怪，急忙依言起立。那許鉞、陶鈞，一個是救命恩深，一個是歡喜忘形，祇顧行禮，朱梅說的甚麼，都未曾聽見。惹得朱梅發了脾氣，走過來，順手先打了陶鈞一個嘴巴。把陶鈞打了一個頭昏眼花，錯會了意，以爲是師父一定怪他不該引見許鉞，一着急，越發叩頭求恕。許鉞見陶鈞無故捱打，他也替他跪求不止。誰想頭越叩得勤，朱梅的氣越生得大，又上前踢了陶鈞兩腳。然後迴轉身，朝着許鉞跪下道：「我老頭子不該跑來救你，又不該受你一跪。因不曾還你，所以你老不起來。你不是我業障徒弟，我不能打你，我也還你幾個頭如何？」

這一來，陶、許二人越發膽戰心驚，莫名其妙，跪在地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朱梅跪在地上，氣不過，又把腳在身背後去踢陶鈞。陶鈞見師父要責打自己，不但不敢避開，反倒迎上前去受打，與師父消氣。祇消幾下，卻踢了一個鼻青眼腫。素因早知究竟，深知朱梅脾氣，不敢在旁點明。後來見陶鈞業已被朱梅連打帶踢，受了好幾處傷，門牙都幾乎踢掉，順嘴流血，實在看不過去，便上前一把先將陶鈞扶起道：「你枉自做了朱梅師伯徒弟，你怎麼會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氣，最不喜歡人朝着他老人家跪拜麼？」這時陶鈞已被朱梅踢得不成樣子，心中又急又怕，素因說的話，也未及聽明，還待上前跪倒。許

鈺卻已稍微聽出來朱梅口中之言，再聽素因那般說法，恍然大悟，這纔趕忙說道：「弟子知罪，老前輩請起。」同時趕緊過來，把陶鈞攔住，又將素因之言說了一遍。陶鈞這纔明白，無妄之災，是由於多禮而來。便不敢再輕舉妄動，垂手侍立於旁。

朱梅站起身來，撲了撲身上的土，朝着素因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祇顧當偏心居中證人，又怕親戚捱打，在旁多事。可惜元元大師枉自把心愛的門徒交付你，託你照應，你卻逼她去投長江，做水鬼，你好意思麼？」素因聞言，更不慌忙，朝着朱梅說道：「弟子怎敢存偏心？元元師叔早知今日因果，她叫瑩姑來投弟子，原是想要磨練她的火氣，使成全材。否則瑩姑身劍不能合一，功行尚淺，在這異派橫行之時，豈能容她下山惹事？師伯不來，弟子當然奉了元元師叔之命，責無旁貸。師伯既在此地，弟子縱一知半解，怎敢尊長門前賣弄呢！」陶、許二人這時纔發覺面前少了一個人，那立志報仇的余瑩姑，竟在衆人行禮忙亂之際，脫身遠行，不知去向。朱梅既說她去投江，想必是女子心窄，見二劍全失，無顏回山去見師父，故而去尋短見。許鈺尤覺瑩姑死得可惜，不由「唉」了一聲。朱梅祇向他望了一眼。及至素因說了一番話以後，陶、許二人以爲朱梅脾氣古怪，必定聽了生氣。誰想朱梅聽罷，反而哈哈大笑道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你真和你的師父那老尼姑的聲口一樣。這孩子的氣性，也真太暴，無怪乎她師父不肯把真傳給她。」說罷，便往江邊下流走去。衆人便在後面跟隨。

走約半里多路，朱梅便叫衆人止步。朝前看時，瑩姑果在前面江邊淺灘上，做出要投身入江的架勢。衆人眼看她往江心縱了若干次，身子一經縱起，彷彿有個甚麼東西攔住，將她碰了回來，結果仍舊落在淺灘上，並不曾入水。瑩姑的神氣，露出十分着急的樣子。陶、許二人好生不解。卻見朱梅忽然兩手籠着嘴，朝着江對面輕輕說了幾句。陶鈞見師父這般動作，便知又和那日岳陽樓下一樣，定是又要朝着江心中人說話。再往前看時，祇見寒濤滾滾，江中一隻船兒也無，好生詫異。再往江對岸看時，費盡目力，纔隱隱約約地看出對岸山腳下有一葉小舟，在那裏停泊，也看不出舟中有人無人。朱梅似這樣千里傳音，朝對岸說了幾句，扭回頭又囑咐素因幾句話。素因便向許鈺說道：「解鈴須要繫鈴人。許教師肯隨我去救我師妹麼？」許鈺早就有心如此，因無朱梅吩咐，不敢造次。見素因相邀，知是得了朱梅同意，自然贊同，便隨素因往淺灘上走去。兩下相隔祇有二三丈，素因便大喊道：「師妹休尋短見，愚姊來也！」

這時瑩姑還在跳哩，忽聽素因呼喚，急忙回頭一看，見素因同自己的仇人許鈺一同走來，越加羞愧難當，恨不得就死。便咬定牙關，兩足一蹬，使盡平生之力，飛起兩丈多高，一個魚鷹入水的架勢，往江心便跳。這一番使得力猛，並無遮攔，撲通一聲，濺起丈高

的水花，將江下寒濤激起了一個大圓圈。瑩姑落在江中，忽又冒將上來，祇見她兩手望空亂抓了兩下，便自隨浪漂流而去。許鉞起初見瑩姑投江，好似有東西遮攔，心知是朱梅的法術。素因叫他同來救人，疑心是示意他與瑩姑賠禮消氣。及至見瑩姑墜入江流，不知怎麼會那樣情急，平時水性頗好，當下也不及與素因說話，便奮不顧身地往江心跳去。數九天氣，雖然寒冷，且喜水落灘淺，浪力不大。許鉞在水中追了幾十丈遠，纔一把抓着瑩姑的頭髮，一伸右手，提着瑩姑領口，倒踹着水，揹游到江邊。將瑩姑抱上岸來，業已凍得渾身打戰，寒冷難禁。再看瑩姑，臉上全青，業已淹死過去。許鉞也不顧寒冷，請素因將瑩姑兩腿盤起，自己兩手往脅下一插，將她的頭倒轉，控出許多清水。摸她胸前，一絲熱氣俱無，知是受凍所致。正在無法解救，焦急萬狀，朱梅業已同了陶鈞走將過來。祇見朱梅好像沒事人一般，用手往江面連招。不一會兒，便見對岸搖來一隻小船，正是當初朱梅所乘之舟。船頭上站定一個老尼姑，身材高大，滿臉通紅，離岸不遠，便跳將上來。素因連忙上前拜見，口稱：「師叔，弟子有負重託，望求師叔責罰。」那老尼道：「此事係她自取，怎能怪你？我無非想叫許檀越示恩於她，解去冤孽罷了。」朱梅道：「夠了夠了，快將她救轉再說吧。天寒水冷，工夫長了，要受傷的。」那老尼聞言，便回身從腰間取出兩粒丹藥，叫素因到小船上取來半盞溫熱水，撥開瑩姑牙關，灌了一陣，哇的一聲，又吐出了升許江水，緩醒過來。覺着身體被人夾持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自己仇人許鉞，一手插在自己脅下，環抱着半邊身體；一手在自己背上輕輕拍打。不由又羞又急，又惱又恨，也沒有看清身旁還有何人，喝道：「大膽狂徒！竟敢在危急中戲弄於我！」言還未了，回手一拳。許鉞不及提防，被她打個正着，登時臉上紫腫起來，順嘴流血。瑩姑沒好氣地往前一縱，忽覺身子有些輕飄飄的，站立不穩。原來她從早上起來，忙着過江找許鉞報仇，一些食物未喫，便同勁敵戰了一早晨，又加上灌了一肚子江水，元氣大虧。縱時因用力太猛，險些不曾栽倒，身子晃了兩晃，纔得站穩。正要朝許鉞大罵，猛聽有人喝道：「大膽業障！你看哪個在此？」瑩姑定神一看，正是自己師父、羅浮山香雪洞元元大師，旁邊立着素因同一個老頭兒，便是將纔收去自己寶劍的人，還有適纔相遇的那姓陶的少年。不由又驚又怕，急忙過來，跪在地上，叩頭請罪。

原來瑩姑性如烈火，當初在羅浮山學藝時，元元大師說她躁性未退，祇教她輕身功夫和一套越女劍法，不肯教她飛劍。瑩姑志在報仇，苦苦哀求，又託許多同門師叔兄輩說情，大師仍然不肯。羅浮山原是人間福地，遍山皆是梅花，景色幽奇。每到十月底邊，梅花盛開，一直開到第二年春天，纔相繼謝落。瑩姑無事時，便奉大師之命，深入山谷採藥。

有一年春天，忽然被她在後山中發現一個山洞，進口處很窄小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覺往上盡是螺絲形的小道，漸漸看見前面露出亮光，鼻端時時聞見梅花香味。瑩姑天性好奇，

仗着自己手中寶劍鋒利，不怕毒蛇猛獸侵襲，便直往洞內走去。轉過一個鐘乳下垂的甬道，忽然前面現出一塊平坦的草原，上面有成千株大可合抱的千年老梅，開得正盛。忽見前面又有一片峭壁，寫着「香雪海」三個摩崖大字，下面有一個洞口。心想：「師父住的那洞，因爲萬梅環繞，洞中有四時不謝之花，所以叫做香雪洞。這裏又有這個香雪海，想必也是因爲梅花多的原故。這洞中景緻，不知比那香雪洞如何？今日被我發現，倒要進去看看。如果比香雪洞還好，回去告訴師父，便搬在這裏來往，豈不更妙？」

一面想，一面便往洞中走去。適纔的洞，步步往上。這個洞，卻是步步往下。走了十幾步，見裏面有一座石屏。轉過石屏，隱約之間，看見前面有東西放光。走近前一看，甚麼都沒有。那光從一塊石板底下發出，她便用手中劍把石板掘開，底下便現出一把一尺三寸長的小寶劍。估量是個寶物，取在手中，仍將石板蓋好。因洞中光線太暗，正要縱身到外看時，忽聽有腳步之聲，從外進來。疑心是洞中主人前來，不及逃出，便隱藏在屏風旁邊，看看來人是誰。暗處看明處，格外清楚。祇見來人是兩個女子：前面走的一個，祇穿了一條褲子，上身衣服全用樹葉做成，身材婀娜，眉目間稍含蕩意；後面走的一個，穿着一身藍布衣服，臉容非常美麗，頸上拖了一串鎖鏈。二人走到屏風前面，便立定不走，爭論起來。穿樹葉的女子說道：「這三十六年的長歲月，如何熬得過去？我在寨主那裏，享不盡的無窮富貴。你師父所說不用她自己動手，便會有人用飛劍斬你，這句話，不過嚇嚇你罷了。如果不是你要回來取東西時，我們怕不走去有幾百里路麼？你怎麼又要害怕呢？」藍衣女子說道：「不是我害怕。我師父的厲害，我是深知的。適纔蒙你相救，將我放出此洞。本不想回來取我這些寶物的，祇因我當初辛苦得來，頗非容易，就連在洞中受這十幾年的活罪，也爲這些東西而起。但是師父當日埋藏那些寶物時，曾說這些東西傳入人間，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不知又要發生多少慘事，又不願把它毀壞，於是便拿來埋在這石頭下面。那時將師父當年煉來防魔的青霓劍埋在上面一層。因我劍術練成之後，爲偷盜這些寶物，曾經犯戒殺人，本想將我殺死。是我苦苦哀求，又蒙定慧大師兄求情，纔免我一死，追去我的寶劍，囚我在洞中三十六年，面壁參修。埋寶時節，曾對我言過，倘若我遇機逃脫，或者再存貪念，去盜寶時，自有人用那青霓劍取我首級。師父平日說話，無有不驗。我雖捨不得又跑回來，要叫我親手去掘那石板，我實在無此膽量。」那穿樹葉的女子聞言笑道：「我因你當年對我有許多好處，十餘年不見，後來纔知你在此受罪，恰好寨主要求像你一般的人才，所以不遠千里，前來相救。多年不見，怎的就這麼膽小？你既害怕，你說出地方，待我替你去取如何？」藍衣女子道：「就在這石屏後面一塊石板底下，你須要小心在意纔好。」穿樹葉的女子說道：「不妨事。」說罷，便轉過石屏。

這時瑩姑得來的小劍，不住在手中震動，好似一個把握不住，便要脫手飛去似的。估量兩個女子絕非常人，自己恐怕不是來人對手，便不敢造次。又不知藍衣女子所說的寶物是甚麼東西，很後悔適纔掘石板時，沒有往下搜尋。見那兩個女子由左往屏後轉時，自己便輕腳輕手，由右往屏前轉。瑩姑膽子甚大，也忘了處境危險，還想偷看所說的寶貝，開開眼界，便隱身在壁腳黑暗所在，看二人動靜。祇見那穿樹葉的女子，手中持了一杆鋼叉，叉尖上紅光閃閃。她用叉將石板掘開，在裏面撥了一陣，又掘起一塊小石板，從內中取出一個石匣，說道：「我說你師父故意恐嚇你不是？這不是你說的石匣麼？寶劍哪有呢？」穿藍衣的女子連忙接過石匣道：「想是寶劍已被師父取去。寶物既得，我們快走吧。」那穿樹葉的女子說道：「久聞你從前在明宗室靖王府中得這九龍銅寶鏡同這夜光珠時，曾傷了三個峨眉派劍客，殺死十幾條人命，乃是無價之寶。洞外光明，不如洞中黑暗，可顯此二寶神奇。何不取出，讓我開開眼界呢？」那藍衣女子好似受了人家恩惠，無法拒絕，很爲難地把手中石匣打開。瑩姑在暗處看得很清楚。祇見那石匣有八寸見方，四寸厚。裏面裝着一面銅鏡，鏡背後盤着九條龍，麟角生動非常，晶光四照，寒光射目。另外還有一粒徑寸的大珠，方一出匣，登時闔洞光明，照得清澈異常。那穿樹葉的女子接過鏡、珠二寶，正不斷連聲誇讚好寶，果然價值連城。那穿藍衣的女子忽然大驚失色，道一聲：「哎呀！不好！」便直往穿樹葉女子身後躲去。